

长篇小说

曾经沧海

鄢惠生

朱家鼎 著

曾经沧海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金）（银）（铜）（铅）（布）（胶）（塑）

名 生 读 海

鄢惠生 朱家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安] [图] [印] [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经沧海 / 鄢惠生, 朱家鼎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210-06722-1

I. ①曾… II. ①鄢… ②朱…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865 号

曾经沧海

鄢惠生 朱家鼎 著

责任编辑: 张志刚

封面设计: 章 雷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873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zzg88@163.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7.75

字数: 469 千

ISBN 978-7-210-06722-1

赣版权登字—01—2014—5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50.0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1章	幻影	/ 1
第2章	隐形武器	/ 9
第3章	弓一旦举起	/ 16
第4章	夜返鹭峰	/ 23
第5章	子虚乌有	/ 31
第6章	万竹	/ 39
第7章	无题诗	/ 47
第8章	天下第一菜	/ 54
第9章	煨番薯	/ 62
第10章	感染了怎么办	/ 72
第11章	谁有白糖	/ 81
第12章	弟弟的来信	/ 89
第13章	给我们九十元	/ 97
第14章	多半个给大婶	/ 105
第15章	期待的目光	/ 113
第16章	保密	/ 122
第17章	你的月	/ 129

目 录

第 18 章	给你,小馋猫	/ 137
第 19 章	串起来的鸭胗子	/ 146
第 20 章	湖洋田	/ 155
第 21 章	无条件放行	/ 164
第 22 章	野韭菜	/ 171
第 23 章	思念,倾诉	/ 178
第 24 章	北逃	/ 187
第 25 章	一纸泪痕	/ 196
第 26 章	坐地虎	/ 204
第 27 章	秋雨桐	/ 212
第 28 章	挑的尽是书	/ 220
第 29 章	怎么可能呢	/ 228
第 30 章	吃麻雀的苦果	/ 237
第 31 章	抢黑牌	/ 247
第 32 章	口头文件	/ 254
第 33 章	书记手一挥	/ 263
第 34 章	大男人还哭	/ 271
第 35 章	猜测而已	/ 279
第 36 章	你有这么多爸妈	/ 287
第 37 章	给谁做鞋	/ 294

第38章	看表妹	/ 302
第39章	燕燕于飞	/ 311
第40章	那小姑娘是谁	/ 319
第41章	见过舅舅	/ 327
第42章	荷塘女子是谁呢	/ 336
第43章	我听你劝	/ 345
第44章	有错有错	/ 353
第45章	认母	/ 361
第46章	醒目的花圈	/ 369
第47章	托孤	/ 376
第48章	李薇眼尖	/ 385
第49章	心魔难破	/ 393
第50章	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 400
第51章	借给我一个孩子	/ 408
第52章	人家、老妇、男人	/ 417
第53章	哦——	/ 424
尾 声		/ 436

第1章 幻影

列车飞驰。

卧铺相对两床，坐着杨穗星、白纯月、叶纓和司徒良教授。

59岁的白纯月，保持着职业特点，穿着白衣、白裤、白色半高跟皮鞋，风度不减当年。快嘴、乐天，一直在车厢里说个不停。比她年龄小几岁的叶纓，娇小玲珑，长发披肩，岁月似乎没有在她的脸庞上留下什么痕迹。她以教小孩的习惯口吻，对白纯月说：“快到娘家了，你收敛一下子吧！”

“就我的娘家？你没份？”

“你是兴国人啊！”叶纓说。

“到了榕树下，你敢说你不是兴国人？”

“不敢，不敢！”叶纓乖顺地说。

“我说你是不会忘本的！”白纯月是舌战中的胜利者。其实，白纯月虽说是兴国人，但其父母、姑姑这时已去世，她的哥嫂随同打工的儿子长期在广州居住。兴国已没有她的直系亲人了。

与她们对面坐着的杨穗星，矜持、白皙，脸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他不无深沉地自语：“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你还在读语录呀，早请示，晚汇报啊！”叶纓挖苦地说。

“我自己说话，关你什么事！”杨穗星说。

“人家在背毛主席诗词呢。”白纯月说。

“诗词，不也是语录呀！尽护着他，还在谈恋爱呀！”叶纓说。她们又斗上嘴了。

“唉，不请示，不汇报，不餐敬，就会晕倒呢！”杨穗星清秀的脸庞上，忽然愁云笼罩，显然在重温当年在榕树下的青春岁月。他们之间，掠过一阵寒气，气氛显得有点凝滞。尤其是叶纓，仿佛又血糖骤降。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一身浅灰色休闲衣装，一副玳瑁黑边眼镜，正襟而

坐的司徒教授,感到气氛偏冷,故意提问。

车窗外,一个小站一闪而过,杨穗星说:“南塘!”

“真的快到了!”白纯月、叶缨几乎同时说。

.....

2008年10月20日下午七时许,一路飞奔而来的K309次列车稳稳地停在了兴国车站。

白纯月、叶缨率先跳下了车,在车门前拉开搀扶老教授下车的姿势。司徒良教授扶着车门扶手健步踏下。几个旅行包都由杨穗星挎着,最后走出车门。在前面,坐硬座的楚天舒、李建吾、陈紫丹、李博、常思霞、鲁荣斌、钟初成、陈卫东、欧化文、黄河清、何赢、孙义周、宾浩铿等早已下车等候。两拨人会合后,当年的领队,也是现在的带队,头发花白,但仍像当年一样,理成板寸,显示着刚毅、爽利的李建吾宣布:“今晚住将军宾馆,就是当年的兴国第一招待所,重温四十年前的旧梦吧!”

“好,好极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这些六十上下的男女老知青,就像当年一样,感到青春焕发。他们神情激越,走出车站,张望四周,兴国,我们回来了,回到您温暖的怀抱。再次踏上了这块四十年前踏上的红色土地,“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地的一切,无不亲,无不美。在他们眼里,将军园透视着庄严和肃穆,火车站表达了现代和恢宏,乡音是那般的甜美,乡情是分外的浓烈。

坐上一辆预先租定的面包车,在车内,他们还贪婪地望着窗外,站前的兴国大道车流滚滚,霓虹灯流光溢彩。两旁高楼林立,景致如同白昼。车子走了约三四公里,迎面见到“五福广场”四个霓虹灯亮出的大字,知青们啊的一声,好像发现崭新的大陆,这些从广州来的老知青们,仿佛是一群未见过世面的穷乡僻壤的农民,似乎大开眼界。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人脸上挂着笑容,服色鲜艳新颖,神情无比兴奋。再定睛一看,一座座儿童淘气堡,一群群青春活力舞蹈,一首首怀旧悦耳音乐,无不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头脑里记录着当年繁华十字街的知青们,才感到当时路灯的昏黄和街道的冷清。车上的老知青们伸手指点着,嘟囔着,“变了,变了,兴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汽车站呢?工农兵饭店呢?……”

面包车把他们送到将军宾馆——当年他们来到兴国的第一个落脚点。自不必说,这里也旧貌换新颜了。

次日清晨,晨光熹微。枝叶婆娑的大榕树下,鹤发童颜的司徒良教授,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运动服,脚穿运动鞋,在打太极拳,白鹤亮翅、手挥琵琶、野马

分髻……一套动作,打得行云流水,收放自如。钟初成、杨穗星、楚天舒、李建吾、鲁荣斌等,看着司徒教授打出收式,齐声叫好,说:“老师,早晨好!”

脸上微微出汗的司徒教授说:“初成叫我老师,没错。穗星称我老师也可。可是,天舒、建吾、荣斌等称我老师,我可当不起了,我没有教过你们呐。”

“我们本该称你司徒老的,但叫老司叫惯了,从知青时期就这样叫了,没法改了。”楚天舒顽皮地说。

“老师也好,老司也罢,都一样,几十年的老友了,反正我现在是老朽了。”老教授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见大家都到齐了,司徒教授问,“出发了?”

“出发?早餐都还没吃呢!”大家说。

早餐后,司徒教授和返乡知青一起上了那辆乳白色的面包车,伴随着宜人、惬意、知情的秋风,车子轻快地驶出了兴国县城。

一条水泥公路,宛如洁净的飘带,伸向都乐。公路两旁,摇曳着年轻的杉树、荷树、栎木、泡桐、乌桕,路两旁的山岭,或青翠欲滴,或满山红叶。车内的司徒教授和老知青们,目不转睛地审视阔别了二三十年的山山水水。故地重来,山川巨变,谁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情绪的激动,又有近乡情更怯的忐忑。

“教授,您看,那不是热烈欢迎我们的小灯笼吗?”今天的白纯月,仍是白色的衣裤,脚上换了白色的运动鞋,她尖着嗓子,指着窗外喊着。

“纯月啊,那是柿子,那是脐橙。”叶纓把长发束成马尾,更显青春,她又在给孩子上课了。

“就你知道!”白纯月没好气地说,两位在广州经常串门的朋友,又在斗嘴了。

“何止是欢迎,是盼望啊,殷切地盼望啊!”老教授满怀深情地说,“兴国老表的好客,他们的热情,你们是亲身体验了的。”

白纯月听了老教授对兴国老表的赞评,确有几分自豪,便说:“是嘛,司徒教授对老表就是有感情。”

“你就没有感情呀?还是土生土长的兴国人呢?啊,对了,你有感情,就该唱个兴国山歌。老表们,同意吗?”显然,叶纓把自己和知青们都划入到“老表”的行列了。

自诩是“老表”的老知青们,齐声说:“好!”只有杨穗星露出了难堪的神色。

“唱就唱呗,不过,我唱了,老表们,除教授外,每人都要唱一个。”白纯月

刁蛮地说。

“好狡猾啊！”叶纓说，“你就断定我们不会唱吗？”

白纯月，清了清嗓子，欲站起来，车子一晃，她身子也跟着晃动，叶纓把按到座位上，说：“坐着唱吧。”

于是，白纯月就唱开了，清脆的女声，飘向窗外，也感染着车内：

“哎呀嘞哎，喊（我）唱歌（我）就唱，兴国儿女好榜呀格样。哎呀，三十几年一闪过呀，同志格，兴国山河换新呀格装！”

一阵热烈的掌声，群情激奋，大家还要她唱下去，白纯月也不客气地再唱：

“哎呀嘞哎，锣子一打乐呵呵啊，大家听（我）唱山呀格歌。哎呀，兴国建设有特色呀，同志格，银针绣出新山呀格河！”

“哎呀，神仙住的是天堂呀，有（我）家乡好风呀格光。哎呀，空气清新人心爽，同志格，阵阵鸟语伴花呀格香。啊，喂！”

又是一阵掌声。白纯月略停了一下，看看窗外，又唱：

“哎呀嘞哎，山歌好唱口难开，脐橙好吃树难呀格栽。哎呀，脐橙山下引清水呀，同志格，龙王走到山上呀格来。”

“哎呀嘞哎，高山崇上接天堂，天堂下面系海呀格洋。哎呀，山上脐橙数不尽呀，同志格，摘哩星星摘月呀格亮。”

“哎呀嘞哎，老表心里乐呵呵，边上山来边唱呀格歌。哎呀，脐橙跟着歌声走呀，同志格，过哩长江过黄呀格河。”

“哎呀嘞哎，脐橙名声响当当，漂洋过海到异呀格邦。哎呀，外国朋友买来吃呀，同胞格，咭得（good）咭得（good）齐赞呀格扬。”

白纯月唱毕，大家再一次长时间鼓掌。老教授兴奋不已，说：“有才华，即景生情，即景能唱，民歌确是诗歌的源头。”白纯月听了老教授的表扬，更翘起尾巴来，盛气逼人，要叶纓也唱。叶纓灵机一动说：“我当然要唱，但照轮还轮不到我呢！应当先轮上兴国的女婿，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

杨穗星防不胜防，准备求饶。站起来稳住身子，向众人拱手。白纯月瞋了他一眼，分明在表示“真没出息”的意思。杨穗星说：“钟初成也是兴国女婿。”

“他的吴老师这次没来，先饶了他。”叶纓说。

杨穗星于是说：“我不会唱脐橙呀！”

“那就唱柑橘吧。”欧化文说。

“柑橘、脐橙不是一类东西吗？”杨穗星还在推脱。

“那就唱兴国风光罢!”黄河清说。

杨穗星心想,看来赖是赖不掉了,还不如硬着头皮试一下。在兴国十几年,山歌并不陌生。于是说,“让我先想一想,好吗?”

“就唱你俩当年的恋爱,就地取材罢。”陈卫东启发说。人们在议论,杨穗星在思索。不一会,杨穗星便有了,说那我就唱啊!顿时响起掌声,笑声。因为大家都知道,杨穗星有文才,但并不善表演,尤其是唱歌,跑调大王。他自诩是中央音乐学院跑调系博士后导师,可以从D调唱到H调。

说杨穗星唱,倒不如说念好,你听:

“锣子一打响叮叮,手牵手来心连心;今日山歌唱嘛格,唱支情歌给你听。”

也是一阵掌声,更多的是欢笑。

“你是唱还是念啊?”楚天舒说。

“那就让我再念一首。”杨穗星说:“老妹走着笑盈盈,吃哩细茶傍点心(喝着绿茶品点心),伸手把妹拉一下,当得有电触神经。”

“才子就是才子,唱得不好,念得也还不错。”司徒教授话未落音,清脆的女声又响了起来:

“哎呀嘞哎,哥哥拉侄就嫡嫡亲,三工(天)唔见就急死呀格人。哎呀,就怕哥哥心会变呀,心肝格,不恋妹妹恋妖呀格精。”

掌声再次热烈地响起。白纯月后来的歌,很明显是为杨穗星解围的。大家沉醉在欢乐、激越的气氛中,车子开到了金溪桥边。这是老知青当年熟悉的地段。桥下流水潺潺,山间鱼塘,加氧泵喷出美丽的水花,车子徐徐而行,塘里鱼儿游弋,真是红鲤肥美草鱼壮。山上茶树层层叠叠,修剪整齐,红红的脐橙、柿子挂满枝头,映入眼帘,犹如万点红火闹绿丛。公路两旁稻穗扬波,一片金黄。垌田上,收割机轰鸣,这边割下稻子,那边喷出稻谷;梯田上,脚踏打谷机呼呼猛转,人们传递稻把,连续不断;山顶小块田上,人们抱着稻把在禾桶上奋力摔打。一派丰收的景象。

杨穗星深有感触地对白纯月说:“这里简直就是古今农具的展示会。你们看,镰刀、扁担、箩筐、禾桶、打谷机、收割机,从古到今的收获工具一应俱全。我们的后辈子孙确实应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增长一些见识,懂得一点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

“是呀!”白纯月应答道。

司徒教授马上接过话题:“朱子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那是农耕时代的治家格言,也是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会

有的体验。不过,你们的儿子在美国和北京,孙子还没出世,以后他们只能到农具展览馆去看了。当前的景象,你们看,你们听,我觉得更像在演奏一曲丰收交响乐。”

老教授的话引导着大家的目光,关注着这块美丽的地段。老教授继续指着:“收割机,是管乐鸣奏;打谷机,是弦乐吟唱;禾桶,是打击乐击节;它们交织合奏出一曲曲喜庆、高昂、雄浑、欢快的乐章。”

正当车内气氛热烈的时候,两辆“摩的”迎面而来,在靠近面包车时,停了下来,“摩的”的驾驶者一边挥手,一边高喊:“广州来的亲人!”

面包车也停下了,李建吾走下车去。来人20来岁,穿着米黄夹克、牛仔裤和球鞋,青春活力逼人,他说:“你是广州来的叔叔吧?”

“是呀,我们是当年的知青。”李建吾惊异地说。

“我是罗晨阳,村主任。”来人自我介绍,又指着另一人说:“他叫袁水清,村支书。”

车上的人纷纷下车,先下来的几个伸出手,充满激情地说:“罗主任好!袁书记好!”

“不要下车了,开过去吧!”罗村主任说,又频频向大家挥手。于是两辆“摩的”开路,面包车跟在后面,往榕树下村进发。

“罗主任,袁书记,好帅呀!”叶缨说:“知识分子一样的。”大家都赞同叶缨的话,也在想,他们是谁家的孩子?

“摩的”带着“面包”,走了好几公里,车内老知青们目不暇接,车外绿树装点群山,逶迤绵绵;碧水衬映蓝天,蜿蜒潺潺;村庄鳞次栉比,崭新亮丽,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一切都闪亮眼球。白纯月又触景生情了,“走进新村新又新,整整洁洁好迷人,四通八达水泥路,当得进哩杭州城”,她只是没有唱出来罢了。

“摩的”引着“面包”,终于进了村,左转右拐,来到村委会门前。顿时,锣鼓齐鸣,鞭炮炸响。村委会大门前贴上大红对联:

战穷山,斗恶水,知青无畏;

迎贵客,接亲人,老表有情。

知青们没有想到榕树下村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盛情欢迎他们重返故里,人人热泪盈眶。满头银发,身穿崭新中山装的老书记许书荣、老队长谢孝先、老场长许敏章等涌到车前,一个一个地辨认广州知青,你是老J李建吾、你是

阿骏楚天舒、你是秀才杨穗星、你是鲁师傅、你是夜莺叶缨，你是大婶陈卫东……

金溪河畔，当年的大榕树，大了四十个年轮，它撑起一片绿色的天空。老的气根盘旋虬结，组成了一座坚实的气根墙；新的气根随风飘舞，或万条垂下，如褐色的丝绦形成的气根帘；或一对对、一双双牵连拥抱，构成一张张美丽的网络，犹如少女的披肩。新老气根相互呼应，共同记录了当年广州知青梦的温馨，浸润着他们的汗水和泪水；也留下了四十年岁月波涛的淤滞、汹涌和澎湃，这段历史，足以为都乐各个年代的公民去咀嚼和品味。

老书记见到白纯月，高兴地说：“妹子，你也回来了？”

白纯月说：“老书记，杨穗星回来，我能不回来吗？”随即泪光闪闪。

听了白纯月的话，老书记惋惜和兴奋交织在一起，心潮像浪花一样飞溅起来，他想，当年咁（这么）标致（漂亮）的女伢（姑娘），为什么不能跟才华横溢的杨穗星留在榕树下、留在都乐、留在兴国，却飞到千里之外呢？心有所思，语有所出，他转过脸对着杨穗星说：“白纯月如果是侄格女伢，侄绝不会让你娶走！”说得许敏章等人笑了起来。然而杨穗星、白纯月听得，却不只是不好意思，还十分尴尬。他们知道，老书记不是言不由衷，而是事有所指。

老书记的话也给乡亲们极大有启示，杨穗星不只是白家的女婿，更是榕树下乃至兴国的女婿。当然广州知青中，钟初成也是兴国的女婿。

老书记疑惑地望着陈紫丹和常思霞，他在搜索着记忆。他用力拍着前额，企图从记忆库深藏的文件夹里，搜出这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面孔。而陈紫丹、常思霞就像两朵盛开的牡丹，雍容、灿烂。老书记终于向现实认输了，他说：“面好熟，就是认不出来，唉，老了，老了。”此时李建吾特别体恤老书记，在他心中，老书记就是父亲，不能为难。不是吗？当年老书记险些成了他的岳父。他拉着陈紫丹说：“认个干爹吧，亲爱的。老书记，佢（她）是侄妇娘，叫陈紫丹，陈卫东的姐姐。那位叫常思霞，常思晴的姐姐，李博的老婆。”

“哦，陈卫东的姐姐，陈紫丹，常思晴的姐姐，常思霞。侄话呢，怎么就是眼熟，唉真系老了。老J，侄冇资格做你的丈人，不是冇缘分，而是冇福分。现在，你和李博都做了人家的姐夫。肥水不过别人田啊。”

老书记的话既温暖又苦涩，唤起了李建吾初恋的甜蜜和疼痛，同时也呼喊着理智的大门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赶快关闭，不可漏进一丝情感的自由亮光。

“老书记，你莫开玩笑。”李建吾诚恳地说。

“不是开玩笑，是事实嘛。”老书记的坚定和直率，使李建吾胆怯得有如做

了小偷,想藏藏不住,想躲躲不开。似乎又太理亏,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相反,陈紫丹却开怀大笑,还特地走上前说:“李建吾,我认了干爹,你就该叫一声丈人啦。”李建吾立即感到浑身束缚的绳索瞬间解开,心头像早晨的天空,飞起了朵朵彩霞。

知青们也一个一个地辨认当年的伙伴,你是敏章队长、你是和顺队长、你是运玉、你是昭达、你是富元、你是桂圆嫂、你是美莲子……矜持的握手、热烈的拥抱,问候声声悦耳。人人激动无比,个个难以自制。杨穗星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他带着疑惑地问:“老书记,石妹子呢?她是都乐乡的书记啊,怎么不见她?”

老书记说:“佢出差了。你等说不想惊动县、乡干部,所以也就有告诉佢。”

“哦,也好。”杨穗星有点遗憾地说。

岁月的风霜,罗运玉的脸上布满沟壑,他用粗黑的手,一把拉住杨穗星说:“你离开榕树下知青茶场有三十二年了,正应了……”

杨穗星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要说的话了,是毛主席诗中的一句:‘故园三十二年前’。”说着,罗运玉就拉着杨穗星往家里去。罗村主任见状,忙走过来说:“爸,不要忙,村里有安排的。”罗运玉听了,才松开手。

“杨叔叔,我家是一定要去的。”罗晨阳对杨穗星说。

“罗村主任是你的儿子?”杨穗星又拉着罗运玉的手惊讶地问。

“是呀,当村主任好几年了,80年生的,大学生村官。”

“那袁水清是谁的孩子?”杨穗星问。

“他是袁元和的孙子。”罗晨阳回答说。

在杨穗星和罗运玉交谈时,其他的人,也有样学样,纷纷拉着当年的“老庚”(结拜兄弟)、姐妹往家里走。老书记慌了,马上说:“大家不要急,听村委会的安排。”就在此时,楚天舒的肩膀被一只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记忆的闸门砰然打开,思绪咆哮着冲出了闸门,湍急的思绪像瀑布,不,是大海里一波接着一波的浪潮,汹涌澎湃。他像雄狮一样瞪圆双眼,两道如剑的寒光刺向来人,使拍肩者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他看到来人惊恐的眼睛。一幕幕青春的往事,像被狼盯住的孤独者行走在大漠上一样,失魂落魄地重现在心头。来人是袁元和,当年的驻队干部。

“阿骏,你还在记恨我吗?”袁元和轻声地问。

楚天舒咀嚼着袁元和说的每一个字,像托铅球地掂量着每个字的分量。往事本已如烟,却又清晰起来,场景是满山娇艳的春花,突遭冰雹的摧残,被

打得七零八落。楚天舒想,凶神恶煞为什么总是躲不过呢?袁元和注视着楚天舒浓云密布的脸,似乎眼角眉梢都挂满了仇恨。袁元和内心的诚意点燃着他的勇气,不自觉地走前了一步,说:“几十年来对你的伤害,自杨穗星去南昌读书后,天天都在折磨你……”还没等袁元和说完,阿骏就被兴致勃勃的陈紫丹冲过来拉走了。

袁元和呆呆地站着。楚天舒突然清醒过来,袁元和早已不存在了。一根枯枝落在楚天舒的肩头上,使他产生了幻觉。然而,袁元和阻碍他招工去南昌的记忆却是真切的。不然,为什么他至今仍单身一人?他的情,他的爱,都留在了榕树下。那除夕菜园里的依偎,那蚂蟥欲进广寒宫的惊恐,那离别时金溪河边的拥吻,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三十多年来,常思晴始终占领了他心中全部的爱情空间,天涯各处已经没有芳草!常思晴啊,你在哪里,在哪里?

金溪河可以作证,广州知青不是四十年来化缘的和尚,不是匆匆的历史过客,他们是榕树下的儿女,他们与兴国有着撕不开、扯不断的深厚情缘。事情要从40年前的1968年说起。

第2章

隐形武器

1968年,与都乐公社相邻的鹭峰公社,发生了一件让省、地有关方面,以至中央有关方面都关注的事情。

鹭峰公社是兴国最边远的公社,它与万安县、泰和县相连。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鹭峰恰似一只白鹭屹立群山之巅,山势壁立,怪石嶙峋,奇险峻峭,沟壑纵横;四周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曲折蜿蜒,时有飞瀑倾泻,或似银纱轻挂,或如万马奔腾。虽然曾经大炼钢铁的砍伐,但毕竟山深林密,再经10多年的生息,又出现了林木翳蔽,万木争荣的景象。如果你有胆量深入密林,你能看到,两三人才能围抱的百年老杉,濒临灭绝的巨蕨桫欏,井桶般粗细的青翠毛竹,珍稀的红豆杉、三尖杉,到处可见。山里走兽飞禽,与人和谐相处,

鹿子歪着脑袋看人,山鸡在树丛下觅食,野兔在溪边喝水,时而有金钱豹子亮相。

鹭坑生产队地处鹭峰公社北端,坐落在鹭峰山腰上,社员们围绕着山腰上的天然湖泊聚族而居。这片湿地还栖息着白鹭、灰鹭、野鸭、鸳鸯等众多水禽。在这片宁静的山林里,万木霜天竞自由,是兴国少有的几处绿洲之一。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里山高林密,空气清新,负离子多,绝对是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立冬过后五天,也就是农历九月廿二,残月昏暗,寒风簌簌,漆黑一团,整个山林静谧得像屏住了呼吸。晚上7时左右,鹭坑生产队的社员们刚刚记完当日工分,还在队部里自由闲扯。生产队长赵来喜有事先离开队部,他走着走着,忽然看到鹭峰上空,一阵强光伴着巨响,一个燃烧着的庞然大物,坠落在山峰附近。赵队长停住脚步,脑子里一片茫然。等他回过神来,山林已经着火,他便急忙拿出哨子,“嘟、嘟、嘟”地狠吹。社员们先听得巨响,后又听到哨子狠吹,记工分的社员纷纷跑出队部,来到队长周围。

“嘛格东西这么响?”一社员问。

“一团大火跌在鹭峰嶂。”赵队长说。

“恐怕是扫把(扫帚)星。”又一社员说。

“上山扑火,快!树发子、招财生、石头牯,上!”队长边喊边带头上山,大家都跟着上山,这时在家的社员也打着火把,提着马灯,跟了上来。一时间,山火在峰峦燃烧,山腰上电筒、火把、马灯,像流动的繁星,闪闪烁烁。人们奋力向山峰冲去,每人手上一把松栲,围着山火拼命拍打。由于扑救及时,山火尚未漫延,不一会山火被扑灭。社员们发现,这庞然大物,竟是一架小型飞机,一个翅膀烧毁了,另一个翅膀上有青天白日的徽记。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来自海峡对岸的飞机,可能有空降特务。于是,他们高喊:“举起手来!”“你等被包围了!”见没有反映,赵队长示意搜山,社员们三五人一组,边分散搜查,边高喊:“快出来,你等没路可走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结果,整个山峰搜索了一遍,仍一无所获。

赵队长收拢社员,与几个生产队干部、党员临时研究决定,全队青壮男社员分批放哨,民兵排长负责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特务跑掉。赵队长亲自跑步去大队报告情况,因为当时的鹭坑生产队到大队只有山路相通,连自行车都骑不进去。这个晚上,鹭坑人声鼎沸,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赵来喜飞也似的跑到大队部。大队部已经挂起了白炽气灯,公社早已打来电话,询问具体情况。赵队长一到,大队书记就要他直接向公社作详细汇

报。听到汇报后,不到一个小时,省、地、县各级领导部门和武装部门,就层层发出指令:保护坠机现场,鹭峰公社全体民兵出动,搜捕随机人员。

很快县委书记亲临鹭峰公社任总指挥,并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具体任务。

上级各有关部门也紧急调集了一批军用棉大衣、雨衣、电筒、水鞋、胶鞋、水壶、饼干等物资,送往第一线。一时间,肩挑人驮运送各种物资的队伍川流不息地奔走在鹭峰公社的各条山路上,就如解放战争中积极支前的民工队伍。

按照作战计划,300多民兵在县武装部派来的战士指导下,采用分工划片,拉网搜索的方式,用了两天时间,把现场方圆十几里的山林像篦虱子似地篦了一遍,战士、民兵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放过任何一个山洞、树洞,不放过每一条沟壑、山梁,甚至连山涧水潭都派人下去搜索一番,可就是没有找到任何飞行员或空降特务的踪迹。

作为副总指挥的鹭峰公社文采奇书记和公社武装部潘方部长商量后,马上启动新的方案:一、继续封锁现场。二、继续控制所有路口,保持一定数量民兵继续搜查,其余撤回,配合发动人民战争。三、公社所有干部下到各相关生产队,动员布置发动群众,介绍飞行员或空降特务可能具有的特征,如可能带有降落伞、飞行包、电台、武器等,收集可疑人员、可疑情况,打一场人民战争。

就在飞机坠落后的第3天早晨,八点多钟,石坤和石雄两个只有10岁左右的小学生,上学时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这两个人都身穿黄色的军装,下穿蓝色劳动布裤子,白色运动胶鞋,上衣敞开,没有扣纽扣,一个里面穿灰色毛衣,蓝色的高领内衣,头戴黄色帽子,帽舌向后,一个里面穿酱红色的毛衣,雪白的衬衣衣领夸张地翻在外面,头戴红色绒线帽子。石坤、石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着装的人,而且还看到他们各背一个背包,手提一个大提包,两个小学生悄悄地跟着这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藏在一棵大树后仔细观察,他们看到,穿酱红毛衣的人拿出两个筒子的东西,套在眼上,在看什么,接着又拿给穿灰毛衣的看。他们想,两个筒子,一定是望远镜。这两个人说些什么,小学生一句也听不懂。他俩怎么看,都觉得这两个穿着怪怪的人,一定不是好人。

“坤牯,是特务!”石雄小声嘀咕说。石坤点点头。

“坤牯,你去喊民兵来,僵守着。”石雄又说。

石坤离开后,石雄磨蹭着来到这两人身边,并学着大人的样子,干咳了一声。这两个人回头一看,见是个穿一件半长衫的小孩。就在他们回头时,石雄用生硬的普通话问:“大哥哥,你们在看什么?”

“小弟弟,你好!我们在看都乐的风景呢。”穿酱红毛衣的人说。接着,又